

帝王们



- 胡燕 江立华 / 编著
- 团结出版社

序

在这个时代，尽管很少有人持卡莱尔式的英雄史观，尽管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已经渡过了崇拜英雄的青年期，但我们对于现实中、历史上的秀异人物、首脑或英雄们，还是始终感兴趣。给这种兴趣提供材料的基本事实，就是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在每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中，都不能没有领导或首脑；对英雄感兴趣的另一个根源在于，每个国家的历史，几乎不同程度的都是用伟大人物的功绩，向现世的人们展现出来，尽管历史是由众人创造的，无论是传统社会，抑或现代社会，领导人物不仅是国家的明显象征，并且是责任、决策和行动的中心。这样，就有一种自然倾向，要把领导人与他领导之下所取得的成果联系起来，尽管那些或好或坏的成果，毋宁是不顾他的领导而产生，而并不是由于他的领导而产生。

在前民主社会的一段很长的时期，在社会体系中处于最高层的是帝王。帝王，是人类社会历史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人们。在许多人看来，和帝王相联系的是巨大的权力和宏伟庄严的场面。在许多历史书籍和人物传记中，也记录了这方面大量的材料。的确，差不多在一切社会中，帝王都是奖赏、恩典、封号、荣誉、财富的唯一分配者，换句话说，他们掌握了构成人们追求对象的一切东西，他们似乎拥有绝对的权力。可悲的是，时至今天，并非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最高权力的自

然限制，上有服从公正法则的最高权力才是真正的最高权力。

帝王们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并非是一个同质的集团。纵观人类历史可以看到，帝王在品质和性格上的差异是很大的。有的首脑热情、勇敢、勤奋，有的则深沉、胆怯、懒惰；有的待人亲切、克己奉出，有的则冷酷无情、极端自私；有的坦率、诚恳，有的则阴险，奸诈；有的不怕艰难，有的则畏难苟安。可以讲品质和性格的组合在帝王身上可谓是各种各样。有人曾经将帝王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果断顽强型，这种帝王具有自觉性、果断性、自制性和顽强性；奸诈诡谲型，这种帝王有时显得宽宏大量，有时则表现得残酷无情，专横暴戾，表现出捉摸不定，反复无常的特征；多疑残忍型，事实上大多数掌握权力者皆有多疑的特征，多疑发展为一种变态的人格，又往往显得残忍；懦弱昏庸型，这种类型的首脑在中国史书上往往称之为“昏君”，这种人往往效少信心，优柔寡断，缺乏判断力，他们懒惰、放肆，又追求享乐和纵欲，大多数执迷不悟，顽固不化。事实上，简单的类型划分虽然有助于人们认识不同帝王的特征，但是无论多么详细划分帝王的类型，都是不能穷尽和认识帝王的性格和品质，因为每一位帝王都是一个复杂的人格组合。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帝王在品质和性格上的特征和优缺点会对其统治的时代和政权造成重大的影响的。

在人类历史上，帝王极多，但不是所有的帝王都是伟大的人物和杰出的人物。有些帝王，仅仅是因为它是帝王而被历史所记载，有些帝王则属于事变创造者，即是人们通常所谓的英雄人物，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中，因某行为而影响了以后事变的发展，或者说在决定某一问题或事件上，起着压

倒性的影响作用。历史是复杂的，事变创造着人物，人物也创造着事变。帝王的行为和历史事变其根源虽然隐藏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中，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帝王们又的确影响着当时的历史进程。

历史是伟大的导师，历史给人以知识、智慧和启迪，又时时给人们以警告。历史的各方面研究均是有价值的，对帝王的研究也是如此。现在对帝王或伟人的研究之风日盛，研究者的趣旨相同，对此自己无权妄加评论。我希望的是，一切这方面的研究似应有助于我们的社会向民主、法制国度的转变和发展。

本书作者对历史上 15 位帝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述性分析，它们的描述性分析，有益于那些感趣的人们认识帝王和所处的历史时代，书具有较强的资料性、可读性，也有一定的学术性。承作者盛意，聊应此令，是当序。

张成福

1996 年 4 月 20 日于北京

序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说道：“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帝王是君主国的首脑，专制主义时代的产儿。人类社会，自有阶级以来，相当长的时期是处在专制王权的统治下。帝王位居权力顶峰，其所作所为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社会的兴衰与国计民生的荣枯。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世代代的劳动者默默无闻地从事着物质资料的生产，构成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但丝毫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旧时代的史书是为王侯将相竖碑立传，抹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这是颠倒白黑。但反过来，否认帝王的推动或破坏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也是片面的、不科学的。李大钊先生在《史学要论》中曾说过：“我们固然不迷信英雄、伟人、圣人、王者，说历史是他们造的，寻历史变动的原因在于一二个人的生活经历，说他们的思想与事业有旋转乾坤的伟力，但我们亦要就一二个人的言行经历，考察那时造成他们思想或事业的社会的背景。”

帝王是历史长河中的特殊个体，对他们进行研究和剖析，不仅能从横的方面看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的状况，而且可以从纵的方面观察个人的历史地位、社会兴衰变化发展的脉络及其原因。

在人类历史上，帝王数以千计，书稿作者遴选其中 15 位，选定原则主要依据其历史影响力和作用，自然也基于作者的历史观和独特判断。这 15 位帝王尽管其生活时代不同，所处国家各异，在历史进程中以其各自不同的意志、性格展示了独特的历史风采，但又有其共同的历史韵律：审时度势，革旧鼎新，也嗜于扩张战争。

爱尔维修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秦始皇、亚历山大、查理曼、康熙等帝王的名字，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荣辱、幅员的辽阔共同铭刻在历史的里程碑上。非凡的时代召唤，一代名帝，名帝的所作所为，则又使该时代闪烁出的光辉。顺应时代潮流，善于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赋予他们的客观条件，这正是他们超越时代、推动发展，成为时代巨人历史根基。

励精图治，变法图强是他们表现出的又一特征，从大流士到拿破仑，从秦始皇到康熙，无不与变法联系在一起，变革内容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秦始皇的度量衡和文字变革，对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可谓意义深远。亚历山大的东西方融合政策，使东地中海世界出现了希腊化文明。而近代西方的立法亦可追溯到查士丁尼的法制改革。

不断发动战争，开拓、扩张领土是他们的再一特征。大流士、秦始皇、亚历山大、恺撒、查士丁尼、查理曼、彼得、拿破仑等戎马一生，均曾疯狂战争，大肆扩张，尽其一代军事家或军事奇才，也尽其使百姓生灵涂炭之能事。当然战争客观上也促进了经济、文化交往，推动了历史车轮向前运转。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阐释历史的指针，历史局限性常常

是历史人物留给历史的缺憾。我们说这 15 位帝王是“伟大人物”，并非要无限度地赞誉他们。作为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总代表，他们必然代表本阶级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可以“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黄宗羲《明夷涛访录·原君》）。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唐太宗的宫门喋血、康熙的“文字狱”、伊凡的恐怖政策、查士丁尼的血洗赛车场，充分暴露了其阶级实质，反映出专制制度的罪恶，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本书坚持从史实出发，广泛占有资料，寓知识性、可读性、学术性于一体，既深入浅出，又挥洒自如，堪称一部雅俗共赏的好书。

胡燕、江立华两位史学界青年学者业务功底扎实、思维敏捷，且行文中又足见其朝气蓬勃之气息，是为吾辈之或缺，亦深感欣慰处。承两们著者盛意，以应此命，是为序。

周庆基

96 年元月于天津受砚斋

目 录

前言.....	(1)
众“王”之王——大流士.....	(1)
征服“狂”帝——亚历山大.....	(27)
千古一帝——秦始皇.....	(61)
开“路”之王——恺撒.....	(90)
千古功“臣”——君士坦丁.....	(122)
复辟君王——查士丁尼.....	(150)
纳谏“奇”皇——唐太宗.....	(181)
“失足”憾君——唐玄宗.....	(214)
“蛮”族俊杰——查理曼.....	(243)
军功“绝”帝——成吉思汗.....	(275)
恐怖“雷帝”——伊凡四世.....	(313)
“处女”国王——伊丽莎白一世.....	(343)
众归之主——康熙大帝.....	(377)
全俄国父——彼得大帝.....	(410)
欧洲霸主——拿破仑.....	(446)
后记.....	(499)

众“王”之王——大流士

公元1835年，英国语言学家罗林生受伊朗王聘请，担任国王胞弟的军事顾问，驻扎于克尔曼沙。一天，罗林生向东前往埃克巴塔那，走到贝希斯吞村时，仰头一望，突然发现离公路约60英尺处有一块巨大的山崖，山崖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这启发了罗林生欲罢不能的兴趣，他走下山勘，来到断崖前，凭着一股勇气，攀上悬崖峭壁，仔细辨认。1837年，他经过整整一年的潜心抄录和研究，终于确定这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为纪念凯旋所刻的铭文。铭文上方浮雕中昂然直立着的就是众王之王——大流士。

灭群雄 登王位

波斯人属印欧语族，其祖先在公元前2000年代移居伊朗东南部，先后处于埃兰和米底两国的统治下。在米底统治下，波斯的10个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头领已形成世袭制，有王位之尊，由帕萨尔迦德部落中的阿黑门尼德氏族世代为王。此族之祖阿黑门尼斯将波斯属土分为东西两半，交给两个儿子统治，形成东西两支，西支为居鲁士大王的祖父居鲁士一世，东支为大流士的曾祖父阿利阿拉姆涅斯。居鲁士一世之子冈比斯大概迫使阿利阿拉姆涅斯之子阿尔萨麦斯放弃了自己的统治。到冈比斯之子居鲁士二世时，波斯人的两部分已统一。

东支的阿尔萨麦斯之子希司塔斯佩斯，即大流士之父，被居鲁士任命为帕提亚和希尔坎尼亚的总督。

居鲁士是古代世界的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和政治家。他充分利用当时有利的时机，发挥自己的军事天才，在短短十几年中先后灭掉米底、吕底亚、巴比伦三个西亚强国，建立起西起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东抵今锡尔河的大帝国。

公元前 529 年，居鲁士死后，其子冈比斯继位（公元前 529—522 年）。他以征服埃及为首务，指挥波斯大军与腓尼基舰队水陆并进，于公元前 525 年占领底比斯，灭亡了埃及第 26 王朝。在出征埃及期间，大流士被任命为万人“不死队”的总指挥。在占领埃及后，冈比斯企图继续向西向南扩张，组织了向利比亚沙漠中锡瓦绿洲和埃塞俄比亚的远征，均遭失败。

正在此时，波斯本土一个拜火教僧侣高墨达，不满冈比斯暴虐无道，利用自己为王室工作并熟悉内幕的条件，于公元前 522 年 3 月发动了政变。高墨达冒充巴尔迪亚，篡夺了王位。真巴尔迪亚本是冈比斯的胞弟，他统治帝国东部各省，很有声望。冈比斯怕他争夺王位，在出征埃及之前已派人秘密杀害了他。高墨达称王后，蠲免赋税和兵役 3 年，大得民心，整个帝国，波斯、米底、巴比伦，乃至其他各地人民都背离冈比斯，拥戴高墨达。

冈比斯听说帝国腹地有变，慌忙召集部队，准备杀回西亚，夺回王位。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在回波斯途中，他蹬上马时，不慎碰着腰部的刀鞘，刀鞘扣弹开，刀从鞘里顺滑脱出，那锋利的刀刃恰好从冈比斯股部滑过，留下一道长长的血口，冈比斯痛得脸都变了形。手下连忙扶他下马，给他包

扎上。但由于天气炎热，裹伤的麻布没有消毒，受到细菌感染，伤口脓血不止，只20余天便一命呜呼了。余下的波斯显贵一时群龙无首，个个担心自己的前程，便都表示皈依伪巴尔迪亚。

却说高墨达夺了王位，入主龙廷，接管了冈比斯的权力，杀死了许多以前认识巴尔迪亚的人。同时，也接管了前国王的全部妻妾。但统治了数月，总是深居简出，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于是引起贵族的怀疑。冈比斯的皇妃帕伊杜美的父亲欧塔涅斯就想探个究竟。

按照波斯王室的规矩，皇妃平时在宫外住宿，定期入内宫陪伴君王。轮到帕伊杜美入宫时，欧塔涅斯吩咐她注意皇上有没有耳朵。因为高墨达在居鲁士当政时由于过失而被割去双耳。当夜帕伊杜美留心一看，果然发现君王没有耳朵。欧塔涅斯获悉真情便找到六名贵族同党，策划于密宫之中，其中就有大流士。

七个人经过讨论，最后商定，寻找一个适当时机，由七人率家丁及手下兵卒突然袭击王宫。没过几天，伪巴尔迪亚的流言便传遍京城，弄得满城风雨。高墨达恐京城内波斯贵族盘根错节，稍有不慎便有危及自家生命的可能。于是他决定离开这危险之地，移居到米底的西迦耶胡瓦提堡。大流士等人哪肯甘休，也尾随而至。在9月的一个宗教节庆日，大流士等人终于等待到机会，他们冲入宫内，经过一番厮杀，将高墨达和他在宫内外的亲信斩尽。

阿黑门尼德族的天下虽然被夺回，但波斯帝国实际管辖的范围只局限于伊朗高原的部分地区，其他省份事实上已独立，新生的、自封的国王多如牛毛，势头大的至少有七八个，

像埃兰的阿辛纳、马尔提亚，巴比伦的尼金图·贝尔，米底的普拉瓦尔底什，亚美尼亚的达达尔希什等等，波斯帝国正处于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状态中。这样的局面为英雄人物的诞生提供了机遇，为伟大人物的出现提供了活动舞台。面对这一形势，大流士等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偏安一隅，让帝国彻底崩溃，听任新一轮改朝换代，天下大乱，然后在玉石俱焚的乱世中，等待新的统一局面；要么力挽狂澜，积极创造历史，削平各地反兵，重建本朝大一统天下。

据希罗多德记载：大流士等七人集团在杀死高墨达及其党羽后，便集议选择政治形式。在讨论中，有人主张采用民主政治，有人主张实行贵族寡头政治，而大流士极力要求建立专制统治，他认为寡头政治会引起派系倾轧，民主制则可能为坏人所利用，造成社会混乱。因此应该保留居鲁士以来的那种专制统治形式，“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更好了。”七个人经过反复、激烈的辩论，最后付诸表决，四人赞成独裁。

统治形式确定了，但如何产生君主呢？由谁担任君主呢？七个人互不相让，都有称王、过把瘾的野心。最后讨论决定，次日清晨除欧塔涅斯不参加外，其余六个乘马在市郊集合，看谁的马先嘶叫就由谁为王。

大流士散会后，吃不香、睡不宁，苦苦思索，如何让自己的乘骑在明日清晨先嘶叫。大流士绞尽脑汁，毫无办法。忽然，他想起了马夫，他把马夫叫来，问马夫有什么诀窍。马夫笑笑，点点头。深夜，马夫选了匹大流士的乘骑最喜爱的母马，拴在清晨将要比赛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再将马牵回。天明日出时，那精明的马夫随大流士乘马赴郊外。他左

手藏在裤子里，右手勒着马嚼子。待六人到齐，他迅速而自然地抽出左手，佯装抚弄马鼻子，那马激动不已，仰天长嘶。那五人见状，急忙翻身下马，跪倒在地，一致承认大流士为王。原来，马夫临行前曾把左手伸入那母马的阴部里且待了一会，那大流士所乘的马闻到情马的气味，哪有不鸣之理？

大流士就这样，靠耍手腕成了国王。但起初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手头的兵马为数不多，需用兵的地方却比比皆是。好在各地草莽起家的王侯将相各霸一方，不相往来，有的还互相攻伐，有利于大流士各个击破。于是大流士先派一彪人马赶赴埃兰，擒获了起义军首领阿辛那，并把他处死。紧接着，大流士亲自率军攻打举足轻重的巴比伦地区。公元前 522 年 12 月，在底格里斯河畔与巴比伦王尼金图·贝尔的军队遭遇。大流士命令一部分人坐在皮袋上，另一部分人坐在骆驼或马上，渡过底格里斯河，打败了贝尔的军队。继而于 12 月 18 日，双方又决战于幼发拉底河畔的札赞那城。巴比伦的军队被大流士的部队压入水中，死伤无数，尼金图·贝尔仅带少数骑兵逃回巴比伦城。大流士率兵紧追不舍。因守军太少，波斯军未费吹灰之力便重新拿下巴比伦这座千年古城，杀了贝尔。

从巴比伦回来，他又派人擒获了埃兰的起义首领马尔提亚。并派维达尔带领波斯军队进攻米底，镇压以普拉瓦尔底什为首的暴动。公元前 521 年 1 月 12 日，两军在马路什城附近发生激战，波斯军大胜，5 月，双方再次交战，大流士一举粉碎了普拉瓦尔底什的军队，普拉瓦尔底什带领少数骑兵逃往米底的拉伽城，被大流士擒获。在割去他的鼻子、双耳、舌头，刺瞎了他的两眼后，在爱克巴坦那将他处死。

在萨伽尔提亚，奇萨塔克马自立为王。大流士派兵镇压了叛乱，并俘获了奇萨塔克马。奇萨塔克马被割去鼻子、双耳，刺瞎了双眼后，在亚述的阿尔别尔，被钉死在木桩上。

公元前 521 年 5 月，大流士又派遣达达尔希什去镇压亚美尼亚的暴乱，经过几次激战，于 6 月 12 日平定了叛乱。

公元前 521 年 12 月 10 日，在巴克特里亚，波斯军队击败马尔吉安那人普拉达的叛乱。

公元前 521 年 5 月 25 日，在波斯本土腹地，与自称是巴尔提亚的瓦黑阿兹达塔及军队发生激战。瓦黑阿兹达塔被大流士的军队击败后，率少数骑兵逃到底什亚瓦达。同年 7 月 16 日，再度激战，在帕尔伽山附近，瓦黑阿兹达塔及主要追随者被俘获。

公元前 521 年 11 月 27 日，在巴比伦，大流士的军队击败了阿拉卡的叛乱。阿拉卡自称为那勃尼达（巴比伦最后一个国王，前 555—539 年）之子尼布甲尼撒，占领巴比伦称王。大流王最后俘获了他，并把他钉死在木桩上。

这样，大流士从公元前 522 年 9 月到 521 年 12 月，经过一年多时间，共打了 18 次战役，采取以少数兵力，实行各个击破的战略，斩杀和擒获八个暴动首领，其中六个波斯人，一个米底人和一个亚美尼亚人，终于扫灭群雄，平定天下，奇迹般地扭转了帝国摇摇欲坠、日趋瓦解的势头，重新统一了波斯帝国。

在平叛过程中，大流士屠杀了大量暴动首领和民众。据不完全统计，在马尔吉安那，他杀了 55000 人，俘获 6972 人；在亚美尼亚，他歼 10000 人，俘 20000 多人；在帕提亚，杀了 6520 人，俘 4192 人。此外，其他杀戮俘获不可胜数，总

计 10 几个月中，打死叛军在 10 万人以上。

公元前 520 年 9 月，帝国重新统一后 10 个月，大流士功成名就，踌躇满志，在从巴比伦去埃克巴坦那的旅途中，于克尔曼沙以东 32 公里的贝希斯吞村旁的一块悬崖峭壁上刻石纪功，这就是著名的《贝希斯吞铭文》。这个铭文上面浮雕为受俘图，那浮雕上的大流士身罩披肩，气势轩昂，圆睁双眼，目视前上方。左脚踏着仰卧在地上的高墨达腹部，左手握弓，右手伸向中央天空上的波斯人崇拜的光明与幸福之神阿胡拉·马兹达，表示向神敬礼。阿胡拉·马兹达左手持象征王权的环，准备授予大流士。

在大流士身后有两位侍臣。在他前面则是八个长索系颈，背缚双手，鱼贯俯首而行的叛乱之王，其形象猥琐，与高大伟岸的大流士形成鲜明对照。用古波斯、埃兰、阿卡德语三种楔形文字写就的，长达 15000 余字的铭文位于受俘图的下方。铭文一开首便充满骄傲和自信：“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万邦之王，波斯之王，诸省之王，希司塔斯佩斯之子，阿尔萨麦斯之孙，阿黑门尼德。……按阿胡拉·马兹达的意旨，我是国王。”接着，铭文夸耀大流士“十九战，俘九王”的武功，表明受命于阿胡拉·马兹达，强调王权神授，不可侵犯。“诸省皆归属于我，我对它们所命令的一切——无论黑夜白天——皆立即执行，凡对我友善者我加以恩典，凡与我敌对者我予以严惩。按阿胡拉·马兹达的意志，天下皆遵从我的法律。阿胡拉·马兹达把这个王国给予我，助我，使我占有这个王国。”

两年后，大流士又从中亚远征斯基太人，俘其头领，于是，铭文中又加上这次远征的内容，在浮雕上加刻第九个

“戴着尖顶帽子”的斯基太头领之像。

两年多的动乱几乎使帝国土崩瓦解。这说明专凭武力征服形成的帝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统治和措施，是难以维持的。大流士面对庞大国土，众多臣民，陆陆续续把帝国分成23个行省，版图横越中亚、西亚、小亚、北非。如波斯本部的波斯省，以及波斯省以西的埃兰、巴比伦、亚述、阿拉伯、埃及、沿河（腓尼基和巴勒斯坦）；波斯省以北的吕底亚、爱奥尼亚（小亚细亚沿海希腊人城邦）、米底、亚美尼亚、卡帕多客亚；波斯省以东和东北的帕提亚、花刺子模、巴克特里亚等等。版图之大、民族之多，在历史上实属空前。

施改革 固统治

《贝希斯吞铭文》强调皇帝大流士受命于天，阿胡拉·马兹达给予他统治的权力。于是，大流士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立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维护帝国的统一和稳固。

居鲁士和冈比斯当政时，由于忙于征战和兼并，对被征服地区没能建立起有效的控制。他们只在个别地区置省，任命总督。对被征服地区的宗教、习俗和政策不加改变地沿用，采取怀柔政策，因而，帝国的统治极不稳定。大流士上台后，首先把帝国分为20多个行省（时间不同数目不一，最多时达30个），每省置总督一人，照例由波斯贵族和王室成员任之，其职司主要是处理行政。总督之外设将军一人，统领一省驻军，也是直接对王负责。还有第3个高级官吏专司征收贡赋。贡赋根据各省资源规定，输交国库。

总督、将军、司税收的大员分权，彼此互不隶属，各自

对王负责，以收互相牵掣之效。这还不够，总督身旁有皇室秘书一人，作为他和中央的联络员，负责宣读中央下达的各项指令，同时也监督着总督的一切行动。此外，大流士手下有一小型特工组织，名曰“国王耳目”。他们常受国王派遣巡视各地，视察行政情况，了解地方军政长官是否与大流士保持一致，并向大流士打小报告。

大流士一世本人也常常出巡各地，注意了解各行省的情况，一旦发现某个省有违背中央政令或出现分裂行为时，他立刻给予严厉惩罚，毫不容情。如有个行省总督因被告发接受了贿赂，曾被大流士一世下令活活剥去他的皮用来包裹该行省法庭审讯的座椅。相反，如果某个行省总督被认为是“好”的统治者，便会受到大流士的奖赏：或赐予某种荣誉称号，或赏予国王所穿的衣服，珍贵的项链，贵重的武器等等，甚至会获得国王赐予的领地或整座城池。

通过这些措施，大流士使帝国内各被征服地区政策趋向统一，大流士兼为各地之君，号令通行全国。地方总督、将军等皆听命于大流士，并时刻小心谨慎，不然就会脑袋搬家。

大流士深知法律对于巩固帝国的作用。他的《贝希斯吞铭文》在叙述他所征服的各个国土时，首先说：“在这些国土上，容易相处的人，我善待之；虚妄的人，我惩治之。赖阿胡拉·马兹达的佑助，这些国土尊重我的法律；我所说的，他们遵办。”从这可以看出，他是以高压的手段和残酷的立法，对待被征服国土的人民，藉以维持帝国的统治。他以制定法律知名当世，曾被柏拉图称道。他所制定的法典，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塞琉古时期仍被引用为权威之作。他的法典虽然已经遗佚，但根据他留下的《贝希斯吞铭文》和《纳克什·